

□戴发利

来到每一棵大树面前，我总是仰望许久。

在民间，说树有多粗，没人会说“几米”，而是说“几抱”——算一下几个人拉手才能抱过来。

大树粗粝的身躯并不柔软，却温热。我分明听到它有心跳和脉动，听到水分像血液一样川流不息地循环，听到枝杈在“吱吱呀呀”生长伸展的震颤。

我生活的胶东半岛有一份古树名录清单，我相信现在大多数地方都有一份这样的清单，上面详尽列有国槐、白蜡、柿子、银杏、黄连木、柞树、酸枣、核桃等树种，树龄从上百年到上千年。看着清单，我如同看到家族中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者。于是，我按照清单，或专程或顺路一一拜访。

老树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街头、院落、山野，孑然独立。在它们身旁，到处是年轻的树木，或成排或扎堆，蓬勃生长，笔挺顺直，叶子翠绿、鲜嫩，在风中欢快摇摆。老树却是沧桑的，枝干皴裂如同沟壑纵横的皱纹，疤痕累累如同劳累过度突出的关节。

人们在地面绕着古树的周身圈起保护围栏，在围栏上缠绕红绳、雕上“福”字、刻上花纹，甚至立起石碑，赋予其庄严感。如此，人们经过它们，必收起散漫、随意之心，持小心翼翼之态度，不再口无遮拦、言辞不恭，而是有顾忌、有约束、有畏惧，心里默念那些约定俗成的民间道德操守，对自己曾经的言行予以审视和检讨，对自己的期冀默默倾诉。

每一棵树活到今天都不易。从它们身上，可以看到疾风骤雨、电闪雷鸣、严寒酷暑、干旱洪涝的痕迹，可以看到病患缠身、刀劈斧凿、炮火硝烟的遗存。我曾见过一棵村头老树，几十年前被人用弯曲的铁棍扎进树干，形成环扣，用以拴系牛羊，如今铁棍已完全没入树干，只有一点隐约的痕迹，不知这棵树每天是否会疼——是隐隐的疼，还是钻心的疼。

家乡的蓬莱阁古建筑群有一处天后宫，供奉海神娘娘，院内有一棵唐槐，至今一千多年，相传八仙于此饮酒相聚，栽下此树后漂洋过海。清道光年间天后宫失火，一夜之间毁屋三十多间，而槐树在大火的炙烤中神奇生存下来。唐槐的树干已空，仅靠树皮维持茂密枝叶的养分所需，春天发芽长叶比普通树晚一个月，冬天落叶也晚一个月。看着蓬莱阁上游人如织、熙熙攘攘，唐槐不疾不徐，按照自己的节奏于热闹拥挤中沉稳淡然地走过了四季，夏日浓荫、冬日虬枝，有了它，仙阁便有了古韵古意、仙风道骨。

每年立冬前后，蓬莱乡下一棵树龄一百四十年的苹果树，都会进行一场庄重的苹果采摘活动。这棵百年果树依然果实累累，但人们怎么可以让它拼尽全力、劳累过度生长果实？于是，经过科学论证，一年只生长两千五百个果实。它被称为中国现存树龄最长苹果树，生长的苹果已具有了非凡的意义，重金求购者早已等候许久，但是人们满怀敬意摘下来的苹果，要把最好的一部分同样满怀敬意地送给当地的百岁老人、老退伍军人。人和树一样，只要历经风雨沧桑，就会获得应有的尊重。

胶东的董家洼村，有一棵千

年国槐，树下立一石碑，正面刻有四个大字“天下槐祖”。明代文献记载，相传是女娲所栽，用于观察，记录后世功过是非。秦始皇东巡至此，祭祀叩拜，封为国槐，昭示天下，教化万民。历代达官显贵，文人墨客便来此歌功颂德，建楼阁、书华章，以流芳后世。明洪武年间，山西移民至此，将此树与故土洪洞县大槐树视为共同祖先，认定两地共同的血脉之亲。村里人家姓董，传说土地爷在树下为七仙女与董永说媒为婚。明永乐年间一场暴雨洪水，冲走了楼阁亭台，老槐安好。

树，是我们必读的历史教科书，是活生生的口述者而不是故纸堆，既满腹心事，也满腹经纶。树的主干、枝条、伤疤、造型，以及年年枯荣的叶子、粗粝的树皮、深扎的根脉，都镌刻着时光的印记，记录着眼前世界曾发生的一切，包括或适宜或恶劣的气候，或沧海或桑田的自然，或繁盛或动荡的年代。放大了看，它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处枝叶，都暗含着社会历史的细微痕迹，无所遗漏，它与诸子百家、程朱理学、阳明心学及《二十四史》《资治通鉴》一一对应，与每部地方史互相佐证，与历代水文地理、人文经典、文学艺术一一吻合。

村头那棵老树，可能是村里先祖从“小云南”“大槐树”刚迁移过来落户安家栽下的，也可能是某一天鸟儿衔来一粒种子落入土中无意间萌发的。几代、十几代、几十代人过去，祖上哪一代人它没见过？村里什么样的大事小情它没经历过？其树冠如华盖，罩起一方天地，是乡亲围坐、孩童玩耍之地；能遮住烈日骄阳，能抵挡滂沱大雨；适于晚上的纳凉，适于妇人的针线活；可于张望中送行和盼归；曾是全村大事小情广而告之之所，凝聚着村庄的人气。在村头生长的大树是有道理的，挡住了风、守住了气，避除了讳，消解了突兀，营造了进退余地，为村子竖起了屏障。

荀子说，草木开花结果时不能砍伐山林；孔子说“岁寒知松柏”；老子说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”；孟子对曾经郁郁葱葱的牛山之木被砍伐表示出对仁义之心的担忧；庄子认为看似不成才而“无用”的樗树、栎树却能免遭砍伐而成为长寿的神树；董仲舒在其《春秋繁露》中从“天人感应”出发，反对砍伐珍贵树木、不要滥伐山林；朱熹表字“元晦”，寓意树木有根系才会枝繁叶茂，做人也要像树一样，外表不露、道德内蓄；王阳明认为，人的志向像一颗树种，只要专心生长，及时剥去繁余的侧枝，根系和树干就能强大。

李白以“城边有古树，日夕连秋声”的苍凉萧瑟怀念与杜甫的友情；杜甫用《古柏行》“孔明庙前有老柏”凭吊诸葛亮与刘备，生发人生感叹；白居易用“风吹古木晴天雨，月照平沙夏夜霜”歌咏杭州美景；《诗经》与《离骚》，汉赋、骈文、乐府诗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、音乐、绘画，儒释道经典，哪个离得开树？

槐树寻根，柳树祛病，榆树救荒，银杏药用，梧桐引凤凰，香樟树木为女儿打造陪嫁箱柜……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大树，是我们永远的乡愁。

（作者为烟台市蓬莱区政协学习文教委主任，区作协主席）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等待的滋味

□陈玮佳

朋友带我去老城区的一家小馆子吃红烧肉。

刚落座，老板就热情地送上一壶热茶和一碟腌黄瓜。黄瓜清爽可口，不一会儿便被我们消灭干净，其间茶也续了两回。然而，那心心念念的红烧肉却迟迟未上。我抬眼望去，店里客人并不多，心里不禁犯起嘀咕：“不至于这么慢吧？”我有些心急，不停地看向厨房，手指也不自觉地在桌上轻轻敲击。朋友见状，微笑着摆摆手：“耐心些，好东西总是值得等待的。”

就在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之时，那碗红烧肉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它被小心翼翼地端上桌，刹那间，浓郁醇厚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只见油亮的肉块颤巍巍地堆着，酱汁浓稠得能挂住筷子。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放入口中，轻轻一咬，酥烂入味，肥而不腻，肉香在舌尖肆意散开。

“不一样吧？”朋友笑着问。我嘴里塞着肉，忙不迭地点头：“太好吃了！”朋友这才告诉我，这家店的红烧肉必须慢炖一小时，老板坚守自己的烹饪原则，并不肯为赶时间提前出锅。难怪如此美味！肉不过是普通的五花肉，调料也是寻常的酱油、糖、酒，可就是因为这耐心等待，这严格遵循时间的烹制，才让它比别人家的好吃许多。“这顿饭等得值！”我咽下口中的美味，忍不住感叹。

周末和发小去爬山，山上风景如画，我们兴致勃勃，随手拍了无数张照片。下山后，坐在休息区，我打开手机相册开始翻看。手指飞快地滑动着屏幕，迅速删掉那些模糊不清的、光线欠佳的、构图不满意的照片，只留下寥寥几张最顺眼的。

“还记得以前用胶卷相机的时候吗？”发小突然开口，“拍完一卷要等好几天才能洗出来，要是拍坏了，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是啊，那时候拍照可谨慎多了，每按一次快门都要深思熟虑，生怕浪费一张底片。每次出门拍照，都要

精心构思画面，调整角度，只为拍出满意的照片。当洗出来发现拍得不错时，那种喜悦能让人高兴好几天；要是不小心拍坏了，也会懊恼很久，反复回想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不像现在，随手就能拍几百张，拍完之后随意删删改改，那些惊喜和遗憾都变得短暂易逝。

“那时候的照片，好像更有分量。”发小的话让我深有同感。我们曾经一起去海边拍照，为了捕捉到最美的落日余晖洒在海面上的瞬间，我们在海边等了许久。当照片洗出来，看到橙红色的晚霞将海面染成一片绚烂，那种喜悦至今难忘。而现在，即使看到再美的景色，随手一拍，很快就抛诸脑后了。

回家和父亲聊起这事，他正在阳台上侍弄他的盆栽。“自己养的花，为什么觉得特别好看？”父亲擦了擦手上的土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因为你知道它怎么一点点长起来的。今天浇水，明天施肥，急不得，也省不了工夫。”退休后的父亲，仿佛找到了生活的新乐趣，迷上了种花。从播种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满心期待，每天都会细心观察。看着种子慢慢发芽，嫩绿的芽尖破土而出，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欣慰的笑容。接着，幼苗一点点抽枝，他便忙着施肥、修剪。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记录每一株植物的生长。而当兰花盛开时，那清幽的香气弥漫在整个阳台，父亲脸上的自豪和喜悦油然而生。

我忽然懂了。无论是那碗慢炖的红烧肉，还是胶卷相机里的旧照片，或是父亲精心培育的兰花，它们的珍贵，都藏在等待的过程里。时间让普通的事物变得特别，而这份特别，正是等待赋予的礼物。

有些滋味，只有等得起的人才能尝到。就像等待一场雨后的彩虹，等待春日里第一朵绽放的樱花，等待与远方挚友久别后的重逢。在这漫长的等待中，我们学会了耐心，收获了期待，也品尝到了生活最本真的美好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大地深处的年轮